

明史藁

列傳第一百十二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李懋檜

萬國欽

王教

蔡時鼎

湯顯祖

遂中立

楊恂

戴士衡

曹學程

郭寶

姜士昌

宋燾

李懋檜字克蒼安溪人萬曆八年進士除六安知州入爲刑部員外郎十四年三月帝方憂旱命所司條上便宜懋檜及他部郎劉復初等爭言皇貴妃及恭妃冊封事章一日並上帝怒欲加重譴言者猶不已閣臣擬加禁遏陰慰解帝意居數日帝亦霽威諸疏皆留中而懋檜疏又有保聖躬節內供

御近習開言路議蠲賑恤刑罰重舉刺限田制七事亦寢不行明年給事中邵庶因論誠意伯劉世延刺及建言諸臣懋檜上言我祖宗之制諸司百執事皆許直言無隱蓋將以明目達聰慮至深遠也庶因世延條奏波及言者欲槩絕之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庶豈不聞斯語哉今天下民窮財殫所在饑饉山陝河南婦子仳離僵仆滿道疾苦危急之狀蓋有鄭俠所不能圖者陛下不得聞且見也邇者雷擊日壇星墜如斗天變示儆於上畿輦之間子弑父僕弑主人情乖離於下庶以爲海內盡無可言羣臣盡可依違泐忍默默固位已乎夫在廷之臣其爲言官者十僅二三言官不必皆智不爲言官者不必皆愚也無論往事卽如邇歲馮保張居正交通亂

政其連章保留頌功誦德若陳三謨會士楚者並出臺垣而
請劍引裾杖謫以去者非庶僚則新進書生也果若庶言天
下幸無事則可脫有不虞之變陛下何從而知庶復以堂上
官禁止司屬爲得計伏覩大明律百工技藝之人若有可言
之事直至御前奏聞但有阻遏者斬大興會典及皇祖臥碑
亦屢言之百工技藝之人有言尚不敢阻況諍司百執事乎
庶言一出志士解體善言日壅主上不得聞其過羣下無所
獻其忠禍天下必自庶始陛下必欲重百官越職之禁不若
嚴言官失職之罰當言不言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記過
重則褫官科道當遷一眚其章奏多寡得失爲殿最則言官
無不直言庶官無事可言出位之禁無庸太平之效自致矣

帝責其沽名命貶一秩科道合救不允庶偕同列胡時麟梅國樓郭顯忠復交章論劾乃再降一秩爲湖廣按察司經歷歷禮部主事以憂歸屢薦不起家居二十年始起故官進南京兵部郎中天啓初終太僕少卿

萬國欽字二愚新建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婺源知縣徵拜御史言事慷慨不避權貴十八年劾吏部尚書楊巍被詰讓里居尚書董份大學士申時行王錫爵座主也屬浙江巡按御史奏請存問國欽言份諂事嚴嵩又娶尚書吳鵬已字之女及削職歸吞噬鄉里無狀不宜加隆禮事遂寢初吏部員外趙南星戶部主事姜士昌疏斥政府私人給事中李春開以出位糾南星士昌而其黨陳與郊爲助刑部主事吳正志

吐疏言春開與郊媚政府干清議且論御史林祖述保留大臣之非於是御史赫瀛集諸御史於朝堂議合疏糾正志以臺體爲辭國欽與周孔教獨不署名瀛大恚盛氣讓國欽國欽曰冠豸冠服豸服乃日以保留大臣傾善類爲事我不能苟同瀛氣奪疏不果上而正志竟謫宜君典史奄人袁進等毆殺平民國欽再疏劾之十八年夏火落赤諸部頻犯臨洮鞏昌七月帝召見時行等於皇極門咨以方畧言邊備廢弛督撫乏調度欲大有所振飭時行以款貢足恃爲言帝曰款貢亦不足恃若專務媚敵使心驕意大豈有饜足時時行等奉諭而退未幾警報狎至乃推鄭洛爲經畧尚書行邊實用以主款議也國欽抗疏劾時行曰陛下以西事孔棘特召輔

臣議戰守而輔臣於召對時乃飾詞欺罔陛下怒賊侵軼則以爲攻抄熟番臨鞏果番地乎陛下責督撫失機則以爲咎在武臣封疆債事督撫果無與乎陛下言款貢難恃則云通貢二十年活生靈百萬西寧之敗肅州之掠獨非生靈乎是陛下意在戰時行必不欲戰陛下意在絕和時行必欲與和蓋由九邊將帥歲餽金錢漫無成畫寇已殘城堡殺吏民猶謂計得三邊總督梅友松意專媚敵前奏順義謝恩西去矣何又圍我臨鞏後疏盛誇戰績矣何景古城全軍皆覆甘肅巡撫李廷儀延賊入關不聞奏報反代請贖罪計其馬牛布帛不及三十金而殺掠何止萬計欲仍通市臣不知於國法何如也此三人皆時行私黨故敢朋奸誤國乃爾因列上時

行納賄數事帝謂其淆亂國事誣污大臣謫劍州判官初國
欽疏上座主許國責之曰若此舉爲名節乎爲國家乎國欽
曰何敢爲名節惟爲國事耳卽言未當死生利害聽之國無
以難也二十年吏部尚書陸光祖擬量移國欽爲建寧推官
饒伸爲刑部主事帝以二人皆特貶不宜遷切責光祖而盡
罷文選郎中王敎員外郎葉隆光主事唐世堯陳遴瑋等大
學士趙志臯疏救亦蒙譙責國欽後歷南京刑部郎中卒敎
溜川人佐光祖澄清吏治給事中胡汝寧承權要旨劾之事
旋白竟坐推國欽伸斥爲民

蔡時鼎字台甫漳浦人萬曆初舉進士歷知桐鄉元城爲治
清嚴豪猾無敢肆徵授御史太和山提督中官田玉兼分守

事時鼎言不可并及王不法狀御史丁此呂以劾高啓愚被
謫時鼎言此呂參論科場楊巍詆其誣賢亂政方啓愚以舜
禹命題禪受之言盛傳衆口卽居正未敢萌是心啓愚未敢
以是勸然採羣言告君父正所以褫奸人魄也巍生平端謹
乃入吏部輒阿比政府徐學謨本損才祇以申時行姻戚薦
其卓犖奇特而彊直若此呂反以妄言亂政詆之何以定國
論哉時行謂二子登科無弊無事諱言科場之弊但言者不
獲優容謂之不諱誰則信之卽曰出自聖斷時行亦宜力爭
然後可白其不諱之心若徒假威權壅遏人口恐天下士必
不從風而靡也報聞已巡鹽兩淮悉捐其羨爲開河費置屬
邑學田還朝會戚畹子弟有求舉不獲者誣順天考官張一

柱私其客馮詩章維寧及武修史鉤子記純又濫取冒籍者
五人帝怒命詩維寧荷枷解一柱鉤官時行等爲之解帝益
怒奪鉤職下詩維寧吏法司廷鞫無驗忤旨被讓卒枷二人
一月而調一柱南京時鼎以事初糾發不由外廷徑從中出
極言宵人蜚語直達御前其漸不可長且盡疑大臣言官有
私則是股肱耳目舉不可信所信者誰也帝怒手札諭閣臣
治罪會時行及王錫爵在告許國王家屏僅擬停俸且請稍
減詩維寧荷校之期以全其命帝不從責時鼎疑君軸上降
極邊雜職又使人訶知發遣冒籍者多寬縱責府尹沈思孝
對狀國家屏復上言人君貴明不貴察苟任一已見聞猜防
苛密縱聽斷精審何補於治且使姦人乘機得中傷善類害

胡可言願停察訪以崇大體宥言官以彰聖度帝不懌手詔詰讓是日帝思時行遣中使就第勞問而國等旣被責具疏謝執爭如初會帝意稍解乃報聞時鼎竟謫馬邑典史告歸居二年吏部擬序遷不許御史王世揚言時鼎狂愚然其言乃天下公論請如石星海瑞鄒元標例起之廢籍不報已起太平推官進南京刑部主事就改吏部十八年冬復疏劾時行畧言比年天災民困紀綱紊敎吏治混淆陛下深居宮闕臣民呼籲莫聞然羣工進言猶蒙寬貸乃輔臣時行則樹黨自堅忌言益甚不必明指其失卽意向稍左亦輒中傷或顯斥於當時或徐退於後日致天下諛佞成風正氣消沮方且內託之乎雅量外託之乎清明此聖賢所以重似是之防嚴

亂德之戒也夫營私之念重則奉公之意必衰巧詐之機熟則忠誠之節必退立乎公私誠僞之界猶不可以爲政況出此而入彼哉自張居正物故張門維憂去時行卽爲首輔懲前專擅矯以謙退鑒昔嚴苛矯以寬平非不欲示休休之量養和平之福無如患得患失之心勝而不可則止之義微貌退讓而心貪競外包容而中忮刻私僞萌生欲蓋彌著夫居正之禍在徇私滅公然其持法任事猶足有補於國今也改革其美而紹述其私盡去其維天下之心而益巧其欺天下之術徒思邀福一身不顧國禍若而人者尚可俾相天下哉因歷數其十失勸之省改疏留中尋進南京禮部郎中卒官貧不具含殮士大夫賻而治其喪

湯顯祖字若士臨川人少善屬文有時名張居正欲其子及第羅海內名士以張之聞顯祖及沈懋學名命諸子延致顯祖謝弗往懋學遂與居正子嗣修偕及第顯祖至十一年始成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就遷禮部主事十八年帝以星變嚴責言官欺蔽並停俸一年顯祖上言曰言官豈盡不肖蓋陛下威福之柄潛爲輔臣所竊故言官向背之情亦爲默移御史丁此呂首發科場欺蔽申時行屬楊巍劾去之御史萬國欽極論封疆欺蔽時行諷同官許國遠謫之一言相侵無不出之於外使言官皆迴心惕息而時行安然無指摘之虞於是無恥之徒但知自結於執政所得爵祿直以爲執政與之縱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貴矣給事中楊文舉奉

詔理荒政徵賄鉅萬抵杭日宴西湖嚮獄市薦以漁厚利輔臣乃及其報命擢首諫垣給事中胡汝寧攻擊饒伸不過權門鷹犬以其私人猥見任用夫陛下方責言官欺蔽而輔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謂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祿植善類今直爲私門蔓桃李是爵祿可惜也羣臣風靡罔識廉恥是人才可惜也輔臣不越例子人富貴不見爲恩是成憲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多欲以群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之政時行柔而多欲以羣私人靡然壞之此聖政可惜也乞立斥文舉汝寧誠諭輔臣省愆悔過帝怒謫徐聞典史稍遷遂昌知縣二十六年上計京師投効歸又明年大計主者議黜之李維禎爲監司力爭不得竟

奪官家居二十年卒顯祖意氣慷慨善李化龍李三才梅國禎後皆通顯有建豎而顯祖贈蹕窮老三才督漕淮上遣書迎之謝不往少以文章自命其論古文謂本朝以宋濂爲宗李夢陽王世貞輩雖氣力強弱不同等屬文耳顯祖建言之明年福建僉事李琯奉表入都列時行十罪語侵王錫爵言惟錫爵敢恣睢故時行益貪戾請並斥以謝天下帝怒削其籍甫兩月時行亦罷琯豐城人萬曆五年進士嘗官御史旣斥歸家居三十年而卒顯祖子開遠自有傳

遂中立字與權聊城人萬曆十七年進士由行人擢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行人高攀龍御史吳弘濟南部郎譚一召孫繼有安希范咸以爭趙用賢之罷被斥中立抗疏曰諸臣率

好修士使跼伏田野誠可惜也陛下怒言者則曰出朕獨斷
輔臣王錫爵亦曰至尊親裁臣謂所斥者非正人也則斷自
宸衷固陛下去邪之明卽擬自輔臣亦大臣爲國之正若所
斥者果正人也出於輔臣之調旨而有心斥逐者爲妬賢卽
出於至尊之親裁而不能匡救者爲竊位大臣以人事君之
道當如是乎陛下欲安輔臣則罷言者不知言者罷輔臣益
不自安疏入忤旨停俸一歲尋進兵科右給事中有詔修國
史錫爵舉故詹事劉虞夔爲總裁虞夔錫爵門生也以拾遺
劾罷諸御史言不當召而中立詆虞夔尤力并侵錫爵遂寢
召命未幾文選郎顧憲成等以會推閣臣事被斥給事中盧
明諷救之亦貶秩中立上言兩年以來銓臣相繼屏斥尚書

孫鑰去矣陳有年杜門求罷矣文選一署空曹逐者至再三而憲成又繼之臣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則不能一日爲冢宰非如徐一櫝謝廷案劉希孟則不能一日爲選郎臧否混淆舉錯倒置使黜陟重典寄之權門風靡波流莫究所終矣邇歲君臣道隔用舍斥罰視一時喜怒公議壅閼頽言滋起此人才消長之機理道廢興之漸不可不深慮也且會推閣臣非自十九年始皇祖二十八年廷推六員而張治李本二臣用卽今元輔錫爵之入閣亦會推也蓋特簡與廷推祖宗並行已久廷推必諧於僉議特簡或由於私援故舜舉皋陶湯舉伊尹必曰選於衆今輔臣趙志臯等不稽故典妄激聖怒卽揭救數語譬之強笑而神不偕來欲以動聽難矣

方今疆場交聳公私耗敝羣情思亂識者懷憂乃朝議紛紜
若爾豈得不長歎息哉帝怒嚴旨責讓斥明諷爲民而貶中
立陝西按察司知事引疾歸家居二十年卒熹宗時贈光祿
少卿

楊恂字伯純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刑科給事中
錦衣冗官多至二千人請大加裁汰不用累遷戶科都給事
中征倭之師冒破帑金不貲恂請嚴勅邊臣而劾武庫郎劉
黃裳侵耗罪黃裳卒罷去尋上節財四議格不行王錫爵謝
政趙志臯代爲首輔御史柳佐章守誠劾之志臯乞罷不許
御史冀體極論志臯不可不去帝怒責對狀體抗辭不屈貶
三秩出之外以論救者衆竟斥爲民恂復論志臯并及張位